

食事



入冬食芋

□雷海红

周末陪母亲出门买菜,看见有小摊在卖芋头,我便想买些带走。母亲却阻拦说家里就有,还是从老家刚挖出来的,很新鲜。我立马点头说好,心里想着能拿芋头做不少好吃的,顿时心痒难耐。

我从小爱吃芋头,特别是闽南地区出产的品种,口感松软,滋味香甜。将这种芋头切块炒熟或是水煮处理,吃起来都很美味。不过我更喜欢母亲煮的芋头米粉汤,只要抓一把米粉放进锅里,把切块的芋头加入同煮,那汤汁的质地很快变得浓稠,表面呈现浅紫色的芋头散发浓郁的香气,光看颜色和闻着味,就让人食指大动。

老家不少人家地里都种了芋头。每年立春一过,在翻整过的地垄上挖出坑,便可以将芋苗埋下去。经过春雨的滋润,芋苗渐渐长出颇长的芋叶,那亭亭如盖的模样和荷叶还有几分相似。到了

秋季,芋头开始长成,一锄头抡下去,用力一撬,一颗颗芋头就被挖出来。当中老一些的芋头煮不烂,可以收集起来和芋叶一起捣碎当饲料喂猪。大多数饱满的芋头则被收进储藏间存放起来,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烹煮。

有时采收的芋头多了,怕新鲜的吃不完会坏掉,母亲便将它们晒成芋头干。一些个头小的芋头,晒干后口感反而变得更好。虽然多晒一段时间更利于保存,但我偏爱只晒一两天的芋头干,因为还未完全风干的芋头口感好,即使表皮微微收缩,它们的内里仍含着一水分,只需加一点酱油焖烧,它们的口感就变得很特别,软糯中带着一股韧劲,还会越嚼越香。

闽南人将芋头加工成小吃的方法多种多样,芋圆是其中的一种。我曾看过老师傅做过这道小吃,首先是把芋头洗净,

连皮放进锅里煮熟后再剥皮,之后芋头丢进盆里,还得用锅铲碾成芋泥。加入一定比例的地瓜粉与芋泥混合,不断揉搓后便得到一大盆的芋头面团。芋泥和地瓜粉做成的面团韧性不够,拿它包裹馅料时要一只手捞出一团面团,用虎口挤出乒乓球大小的小团,另一手的拇指和食指再将小团捏成扁圆的形状。随后往这个扁面团里添加炒熟的瘦肉、香葱和香菇,一个芋圆才算做好。包好的芋圆可以入锅煮熟,也可以放进水中像水饺一样煮熟。这让我想起了一道叫做“芋饺”的小吃,它的做法与芋圆相似,吃法却是淋上猪油和酱油,再搭配青菜末一同入口,滋味别提多美味了。

芋头虽貌不出众,但用它做成的美食总能在初冬时节勾起人的食欲。早晨煮碗



(CFP 图)

芋头米粉汤吃,饱腹又提神;午后蒸碗芋圆,可当解乏的点心;正餐不知吃什么,焖烧的芋头干配白米饭就是不错的选择。有这些用芋头做的食物相伴,一日三餐也多了些滋味,我想这或许就是这个食材让人百吃不厌的原因吧。



把时间浪费在纠结和肉耗上,就像捧着沙子握得越紧流失越快。

乡情城韵 共富共美

晋江乡村文化记忆主题征文比赛

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晋江农商银行 泉州晚报社

一座丁排厝

承载东山记忆

□张加荣



东山村丁排厝(张加荣 摄)

说起“东山”,或许你会以为是一座巍峨的高山。其实不然,这个名为“东山”的村子坐落在热闹繁忙的晋江市晋光路旁,这里依傍于水库北岸,宛如一位温婉的少女,静静地守望着一方水土。

金秋午后,我来到东山村,没走多远,一座袖珍广场便闯入视线。广场周围花木扶疏,枝繁叶茂的大树为大半场地投下绿荫,树下几位老人正坐在长椅上闲谈,时而有人仰头望天,似在聆听风声,神情惬意。广场两侧还有红瓦白墙的三层联排别墅整齐矗立着,庭院里花团锦簇,漂亮夺目。步入商业街区,又是另一番景象:陶瓷建材市场车水马龙;公共活动区里孩子们嬉戏玩耍,老人们悠然信步。

眼前的一幕是一幅安居乐业的生动图景,也像是一则无声又有力的幸福宣言。谁能想到东山村的变化是始于1997年,在这之前,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。过去出村的道路梗阻难行,连手扶拖拉机都常被困在雨后的泥泞中。直到不足3米宽的村路被拓宽铺平,一条畅通的沙土路才联通了村庄与外面的世界,也燃起了村民走向新生活的信心。

更喜人的变化是自1998年起,东山村开始规划建设东山陶瓷建材市场,逐步探索出“以市场带动新农村建设,以产业促进农民增收”的发展路径。如今,占地8万多平方米的东山建材市场,已成为泉州地区规模最大的二级陶瓷建材集散地。近年来,东山村还锚定“产业赋能,东山再起”的目标,全面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。电商转型、家宴中心、新能源充电站等一批强村富民项目稳步推进,党建微景观、零工驿站、自来水改造等民生服务项目同步落地,持续提升着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。

夕阳西下时,我漫步在东山路,目光不由得被一座座“丁排厝”吸引。它们一溜儿排开,石砌的墙用的是随处可得的灰石。抬头一看,其中一座老厝的屋顶上还生长着一棵番木瓜,枝叶繁茂的它也为这片陈旧的老建筑增添了些许生气。继续往前走,一处坍塌的墙体映入眼帘,斑驳的墙面上有土色,也有灰白色,好似岁月漫不经心留下的水墨画。有趣的是,一幅幅彩绘出现在这些旧墙面上,当中有“文明健康,有你有我”的红色标语,还画着一位做瑜伽的女子,边上还写着一行字“自我减压,习惯秋月春风”。鲜艳的图案、文字“跳跃”在老墙体上,仿佛是两个时代在此轻声对话。难怪有人说这里的“丁排厝”已不再是砖瓦木石与夯土构成的老建筑,它们更像是水库的水上涨时,岸上生长出的新根。

离开东山村时,晚霞正给“丁排厝”镀上一层金边。墙头“万物共生,人间有爱”的标语下,几个孩童追逐嬉戏——他们的影子与老墙的裂痕叠在一起,仿佛时光的针脚正在将过去与未来缝合成一幅完整的东山图卷。

乡村名片 东山村

位于磁灶镇东南部、晋光路旁,由东山、龙林两个自然村组成,全力打造生产、生活、生态和谐共美的现代化乡村,先后创下5个全省第一:首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、首个村级党务公开、首个基层廉政履职教育馆、首个基层民主议事厅、首个基层“六·六”平安创建展馆,获评福建省先进基层党组织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、文明村、乡村振兴实绩突出村、乡村治理示范村、高级版“绿盈乡村”、民主法治示范村、卫生村等。

扫描二维码
阅读征
文作品

回首

老风箱

□王雪玉

20世纪70年代,南方不少人家的“灶脚”里都有一台名叫“风箱”的炊具。那时人们依循时令播种稻谷、花生和地瓜等农作物,收成后留下的秸秆、藤蔓被当做柴火,可以用来生火做饭。而想要让它们充分燃烧,就得靠风箱来助燃。

自我记事起,家里那台老风箱就在,听说是当年盖厝时,阿太往家里添置的。它的箱体呈长方形,箱身早已被火熏得发黑,表面还有几处被老鼠咬噬过的痕迹。“风图”是风箱的一个主要构件,它的周围用鸡毛包裹着,可以在拉杆推拉时“捕捉”风,再将它带回灶膛,达到助燃省柴的效果。过去老鼠溜进“灶脚”觅食,误闯进“风图”后被夹住出不来,只得不得

停啃咬鸡毛,试图脱身。“风箱”上的鸡毛掉落,风力会随之削弱,于是,父亲不时就要给“风图”更换新鸡毛,说这样才能让风箱的风力变得均匀。

十多年前的那个秋天,老厝翻新,父亲拿杂石砌地基,又用泥土和成泥浆浇筑了一个新的四方灶台,一侧还特地留出一个通风口。待灶台做好,父亲搬来那部老风箱,又将其的风嘴附着风口。之后,灶台和风箱继续“合作”,不仅为一家人的三餐“忙活”,也得在逢年过节时蒸炊糕粿,还要兼顾烹煮饲料喂养后院圈养的两头猪。

那时每日最早进“灶脚”的是阿嬷。她总是先把挑来的井水倒入大锅,然后往锅里丢一些地瓜叶、地瓜皮和麸皮。把锅里

的东西搅拌几下,阿嬷便往灶膛里放木麻黄须引火,又添入一把地瓜藤或麦秸秆,她就坐在凳子上,用手推拉风箱的拉杆送风给柴火助燃。等灶台上的这锅猪食煮熟后倒进木桶,将它摆在猪圈口晾凉,阿嬷又得马不停蹄地另取一口锅给一大家子做早饭。风箱发出“呼呼呼呼”的声响,经常得等到饭香飘出,才会渐渐停歇。

立冬时节,风箱使用的频率更高了,这时的母亲会把发酵好的米浆倒进碗里,再放入蒸笼中炊成碗糕。阿嬷则是忙着将泡发的大米和黄豆磨浆,再拌入萝卜丝、花生粒做成三角粿或菜头饼。灶台上,我和哥哥、姐姐经常争抢着推拉风箱帮忙烧火,全然不顾推杆的速度过快会让火力变太猛。眼看灶膛里的

火越烧越旺,窜出的火苗都快把头发点着了,阿嬷只得赶紧抓起一把火钳,迅速拨弄灶膛里的柴火,嘴里还不停念叨着“慢点、慢点”。我们却听不进去,只顾着比谁推拉风箱拉杆的速度更快,谁能让吹进灶膛的风变得更大。直到阿嬷把蒸好的粿递过来,被香气吸引了注意力,我们才会远离风箱,乖乖坐在一边捧着热乎乎の粿边吹边啃。

后来,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,传统风箱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,我家的新厨房里也装上了燃气灶,蓝色火苗一蹿就着,不再需要别的工具助燃了。如今,那部老风箱被挪到储物间角落,落了层薄灰,只有偶尔翻找旧物时撞见,我才会想起它“呼呼”作响的从前。

河边的老榕树

□谭梓健

村口河边的那棵老榕树,没有人知道它是何时种下的,但村里的老人们都说它的年纪比他们都大。老榕树的主干极粗,要三四个孩子手拉手才能合抱,它的树皮是深褐色的,上面布满无数不规则的纹路,阳光映下好似鱼身上的鳞片。这树的气根有千百条,它们从枝干间垂落,有的细如发丝,不时随风轻摇,有的长得如树干般粗壮,深深扎进土里,看起来就像栽在老榕树旁的小树。

过去,孩子们都说这棵老榕树像“时钟”。因为每日晨光洒在树冠上,老榕树下响起大人们拿木桶舀水的声响,孩子们就知道不能赖床了,得赶紧起来准备去上学。待日头升高,榕树下就变得更热闹了,叔伯们从这里打水去田里干活,阿姨阿婶们在这里淘米、洗衣,说些家长里短,棒槌敲打衣物的声音响彻不停。阿公阿嬷搬来竹椅凳子坐在树荫下,有的人喝茶聊天,

有些人拿出棋盘对弈。不用上课的时候,孩子们更喜欢偷偷爬上树,眺望远处的风景,老榕树的粗糙树皮是最好的攀援助力,我小时候也常像猴子一样抓着枝干,一直爬到树的顶端。那里是一个天然的“观景台”,能将远处一排排砖红色的屋顶、纵横交错的田埂以及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河都尽收眼底。有时,我还在树上找鸟窝,但找到了只是凑近小心翼翼观察,从不惊扰鸟儿。偶尔发现一个完整且透明的蝉蜕,我定要赶紧将它藏进兜里,毕竟那是不可多得的“宝贝”,拿出来总能收获一大帮孩子羡慕的目光。

老榕树也是四季的“预报站”,以前看见这树的横枝上冒出米粒大小的嫩芽,大人们就会说春天来了,厚衣服可以收起来。瞧见树上有些叶子的颜色变暗或是叶片边缘被染黄,大家又会默默把外套从柜子里翻出来,为秋冬降温做准备。家里长辈还说

分不清南北时,可以去找老榕树,只要看看树下的青苔哪边长得最厚,对应的就是潮湿的北面。

后来,我像许多村里的年轻人一样,成了外出打拼的游子。老榕树下也变得冷清许多,来河边担水、洗衣的人都不见了,因为家家都通了自来水。虽然坐在树下“话仙”的老人依旧不少,孩子们却不来爬树了,树上的“观景台”不再有吸引力,渐渐被新生的枝叶覆盖。可是每次回家,看见那团熟悉的、墨绿色的“巨大云朵”还在,我的心总会觉得格外踏实。

今年回去,我看见老榕树下新砌了一圈石栏,树干上还挂着一块小小的牌子,写着“市级古树名木”。夕阳西下,三三两两的游客来这里拍照打卡,偶尔有人开口询问,村里的老人们便会笑着说起老榕树



(CFP 图)

的过往,讲它曾是孩子们的“时钟”与“观景台”,讲它如何伴着一村人,从旧时光“走”到现在。而不会说话的老榕树,就这样静静立着,看着游子归来又远去,看着村庄换新颜,它依旧用浓密的绿荫,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烟火与回忆。

猫狗“斗”趣

□涂多扬



初冬别称

●孟冬:指冬季的第一个月。
出处:江南孟冬天,获穗软如绵。
——唐·谢良辅《状江南·孟冬》

●小春:初冬时节,南方地区的气候好像阳春三月,因此这时又被成为“小春”“小阳春”。
出处:海棠揉得小春天,独向晴窗弄午烟。
——元·王义山《十月海棠盛开》

●良月:冬天第一个月的天气温和宜人,适合进行各种活动,古人也将这个月叫做“良月”。
出处:梅蕊小春天气,橘林良月风光。
——宋·韩维《西江月·四叔生朝》

●上冬:指初冬的天气逐渐转冷,但还未达到最冷的程度。
出处:协以上冬月,晨游肆所喜。
——南北朝·谢灵运《游岭门山诗》

●霜月:入冬后有些地方开始起霜,故称此时为“霜月”,这也是农历十月的别称。
出处:夜深草涩罢,霜月凄凄寒。
——唐·白居易《冬夜与钱员外同直禁中》

●开冬:指冬季的开始,又指代冬季的首月。
出处:开冬感组物,列饮会群彦。
——明·戴良《城会饮送王天锡》

猫狗却开始“斗智斗勇”了。幼猫经常像一股小旋风,饭点到了就立马守在猫碗旁,等母亲把口粮倒进碗里,它就飞快叼起几口塞嘴里,还不忘用身子护着碗。三花猫总是慢一步,只能绕着碗找空隙偷吃。小土狗一边守着自己的食盆,吃完还想靠近猫碗偷食,最后都被两只猫凶回去。争抢最激烈时,猫狗会无声“对峙”,只见小土狗压低前爪扒着食盆,尾巴低垂着不停左右摇摆,两只猫则是弓背,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呼噜声,尾巴还绷得笔直。有次我多撒了些口粮在猫碗里,三花猫开心得摇尾巴,小土狗则汪汪大叫,好似在抗议分配不均。幼猫趁乱从碗里扒了几口食物,随后甩着尾巴走开,那假装无事发生的逗趣模样,叫我看得忍俊不禁。

猫狗争抢食物的“战争”在一天傍晚达到高潮。那天已经吃完饭的三花猫忽然从冰箱顶一跃而下,打算抢狗食盆里的口粮,小土狗见状突然暴起,它的前爪按住盆,喉咙里滚出闷雷般的低吼,吓得三花猫抱退了好几步。幼猫趁机从小土狗的胯下钻过去,转

眼间又用粉嫩的舌头卷走了一些口粮。小土狗急得在原地转圈,尾巴随即扫翻了饭盆,这下反倒帮了三花猫,它低头快速把撒了一地的口粮吞进肚子里。我正担心它们打起来,三花猫却主动走到小土狗身边,用脑袋蹭了蹭它的脖子,幼猫也凑过来,围着小土狗打转。小土狗渐渐不再闹腾,转而用湿舌头舔了舔猫的胡须,一场争夺转眼间变成猫狗互相舔毛的温馨画面。

有时猫狗还会因为偷吃,暂时“握手言和”。大多数时候是小土狗负责“望风”,三花猫扒拉橱柜门,等幼猫把口粮拱落,再一起围过去分食。每次听见动静,跑出来看时口粮早已被瓜分得一千二净,再瞧着猫狗一脸无辜的表情,只让人觉得又好气又好笑。

如今家里的“猫狗大战”依旧日上演,它们时而为一口吃的争得“大打出手”,时而又凑在一起亲昵地晒太阳,可没一会儿又会因为抢地盘闹起来。不过这更像是小动物之间特有的交流方式,看着它们你争我夺,我们一家人也收获了不少意想不到的乐趣。